



五味子长篇小说丛书

GE SHOU DE SHUAI WANG

GE SHOU DE SHUAI WANG

当代第一部以摇滚歌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海男

歌手的黄昏

GE SHOU DE SHUAI WANG
GE SHOU DE SHUAI WA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9
39

00129310

海男 著



歌手的衰亡



00129310



石化 S1293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手的衰亡/海男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44-3

I. 歌…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060 号

书 名	歌手的衰亡
作 者	海男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校对	奚耀华
责任印制	董华
印 刷	金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44-3/I·2302
定 价	14.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言

阿南的睡梦被窗外的争吵声惊醒了。他伸出双手抚摸着冰冷的被子，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阿南的梦总是伴随着时断时续的噩梦般的箴语，他仿佛透过黑色的帷幔，看见父亲和母亲彼此对峙的面孔。他们经常在半夜吵架，然后不是母亲出走就是父亲出去，一般情况下通常是父亲出走，阿南透过黑暗中的点点光亮看见父亲提着一只箱子站在院子里。他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出走时手里拎一只黑色的箱子，看来这一次父亲是要走得远远的。多年前母亲曾站在院子里对父亲说：“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抛弃阿南和我的。那个婊子将你迷住了，你总有一天要抛离家园去找那个婊子。”父亲坐在藤椅上读《红楼梦》。他合上书看着母亲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而母亲高声说：“你要造孽的，你抛弃我和阿南，你要造孽的。”那一年的假期，阿南没有跟父亲说过一句话，父亲坐在院子里，纷纷扬扬的石榴花瓣飘落下来，覆盖着那本《红楼梦》。

阿南隔着窗玻璃看见父亲提着那只箱子离开了母亲。他看着母亲的身影仿佛感到一种时间倒退了回去似的悲伤。他将窗帘拉上，从这天夜晚开始，13岁的阿南就没有了父亲，父亲像所有的男人抛弃旧生活一样抛弃了在夜色肃穆之中的这座带庭院的小楼

房。

抛弃旧生活在 13 岁的阿南眼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父亲曾经喜欢过养鸟，昔日的庭院中挂满了几只随风摇晃的鸟笼，母亲则在院子里种植玫瑰花，如今玫瑰花丛处的鸟笼空空如也。阿南想，抛弃旧生活或许就是抛弃庭院中玫瑰的香气——因为那是父亲看着母亲培植的玫瑰，所以玫瑰的香气也就是母亲身上弥漫出的气息。

阿南说不清楚是在怎样的夜晚相遇唐旭的。

阿南只记得自己沿着一条小巷回家的路上，一位喝醉酒的人影撞在阿南的身上。阿南扶起他来。他就这样扶着唐旭酩酊大醉后的身体沿着接近路灯的那些粉红色的帷幔行走，唐旭不住地将头歪斜下来，阿南小小的手臂搀扶着他的手臂，唐旭虽然醉了但是仍能辨别方向，他不时扬起手来，他的手扬在空中时就像逼近着一棵茂密的法国梧桐树，又像逼近着黑夜中行走的一个个陌生人的前额和后脑袋。

阿南想他的手在指示什么？前面难道是他的家，难道是那排法国梧桐树的前面，天啊，他为什么喝这么多的酒，他的身上带着浓郁的酒气，父亲曾经有一次也这么醉过，他走进院子里便倒在冰冷的地上，后半夜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睡梦，直到第二天母亲和阿南出来发现了躺在院子里的父亲。

酒精是一种麻木人的恐惧和忧虑的液体，阿南想：酒精正在这个陌生人的体内旋转，酒精到达了胃里，像一层泡沫迅速地逃到一节节大小不一的肠里去。阿南想：他要将我带到哪里去呢？他是不是要将我带到一座房子里去，房子里一定有母亲这样的妇女。阿南对妇女有一种天性的敏感，这与他对母亲的怜悯有关系，当他一遍遍地听到父亲穿过玫瑰花丛消失在远处的那些脚步声时，母亲的身影一次次地折磨着他，那一片刻，他像一个小小的奴隶身上

烙着烙印,他总是希望尽快赶走对母亲身影的怜悯。有时候当他面对着母亲时,他总是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只有我的母亲,她的身影又瘦又小,她的脸上挂满了哀情。从母亲的身体里他嗅到了母亲的肉体中弥漫着无穷无尽的感伤和疲惫。他总是告诉自己:我的母亲多么可怜,我的母亲多么可怜。

唐旭将阿南带进了一座杂乱无章的庭院里,那一夜他们走了很远很远才到达这个地方。唐旭推开门,他在黑暗中找到了灯的开关,阿南站在院子里看到了一片灯光升起。

唐旭让阿南为他倒一杯水,他说他口渴得很厉害。他边说边指指自己的嗓子说:“我要渴死了。”阿南永远都记得这句话,从那以后,每当他面对着唐旭在演唱的时候,阿南总是凝视着唐旭的喉结,那句话像起伏的音乐和架子鼓上发出的声音一遍遍地向阿南袭来:我要渴死了。我要渴死了。我要渴死了。我要渴死了。我要渴死了。

那天夜里唐旭让阿南睡在一个长沙发上。阿南睁着双眼看着唐旭的屋子,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唐旭斜挂上一把吉它,他不顾阿南在睡觉,他抱着吉它的身影摇晃着,他在哼着一支节奏比较快的曲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支莫名其妙的曲子使阿南着迷,在春天的气息弥漫的昏暗之中阿南跟着这支曲子进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站在红色大厅的中央,他变成一名梦中的歌手,远处的一棵夜来香的香气飘到红色大厅中央,香气使阿南异常兴奋。他的双膝半屈着前后摇荡,宛如站在一片层层叠起的金丝绒上起舞。

阿南醒来时感觉到春天的上午正像细密密的血管般分布着纹路,他嗅到了窗外的空气,那是一棵夜来香未散尽的余香。

春天被这个早晨具体地弥漫出来,从屋子里褐红色的乐器中弥漫出来,阿南站在一把吉它的阴影里,他看到自己的身影正与吉它的阴影重叠在一种固体的东西之中,旁边是椅子、架子鼓、小号,

大理石制作的一面墙壁，阿南看见唐旭熟睡在那片大理石墙壁下面的一张床上。他看到了一位歌手，他的面庞上有着无数根扭曲的曲线，潜伏着一根根皱纹伸延成直线或弯曲成圆形的线条环绕着歌手的面庞。这些皱纹中的曲线像大理石般洁净而又凹凸不平。阿南站在那面墙壁下久久地凝视着歌手的面庞，他想起来在不久之前，他曾跟同班的同学去看过一场摇滚音乐会，那位披着长发的歌手就是唐旭：又红又绿的信号灯又长又冷/我的疑惑就是母亲的又一场婚姻生活……唐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父亲的婚姻》掩盖着歌手一种隐藏在声音之中的嘲讽或轻蔑：父亲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手里握着一只瓶子/那又冷又热的酒焦灼地流淌/父亲那毫不牢固的婚姻在流逝……阿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了装满乐器的这栋房子，离开了睡在大理石墙壁之下的那位年轻的歌手。春天的阳光照着那些披着浓密的长发的女孩，现在阿南年仅13岁，读者应该明白这样的年纪在通常的意义上意味着纯洁，也就是在他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准备让13岁之外的东西栖身于自己的空间。他看见一位少女在前面缓缓地步行着，少女缓缓地挪动着身体，少女的长发像一排排乌黑的音符，阿南感觉到少女与母亲那样的妇女最大的区别就是少女能够在阳光下缓缓地挪动身体，而母亲和其他的妇女却不可能做到，也许是母亲她们的身体长得太结实了，而少女的身体是柔软的，柔软的程度可以缓缓地挪动身体，肩头可以放一只小鸟，小鸟随着身体慢慢地挪动。阿南不知不觉地跟着少女的身体移动在春天的马路上，春天就是这样，可以让一位少女的身体缓缓地挪动。阿南跟着少女来到一座台阶上，少女站在台阶上眺望着远处，阿南想，她在看什么？少女在看什么？后来有一位小伙子冲上了台阶，他用双手蒙住少女的双眼，并叫出了少女的名字，少女叫琼。多年以后，当阿南与琼相遇时，琼已经是一位婚后的女子，当阿南叫出她的名字时，她惊讶地看着眼前的阿南。时

间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远远超过了时间本身的意义。而记忆就像一种回荡不息的乐曲将我们和他们全部卷进去。

阿南当时绕开了那座台阶，也就是绕开了少女缓缓挪动身体的阳光和春天。他那天回到家里时，母亲正在等待着他的归来，阿南头天晚上的失踪令母亲焦虑，小巧玲珑的母亲站在院子里想走上前拥抱 13 岁的阿南，阿南回避了母亲的拥抱，他似乎被某个事件所累，深陷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境地之中。他抗拒母亲当时的拥抱，第一，这是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回避着自己对母亲的怜悯之情，他从来没有跟母亲好好亲热过，这大多是母亲与父亲不和谐的婚姻生活造成的；第二，他有一种感觉，它像穿巡在春天的凉空气迎面而来，他无法区别母亲和那位少女的身影，首先母亲给予他的是带有阴影的爱，而那位少女浓密的黑发却给他带来了无法穷尽的选择；第三，他接受不了母亲拥抱着他的身体，他在 13 岁时就强烈地憎恨婚姻，如果母亲的手臂伸过来，他觉得母亲是在拥抱她的婚姻生活产生的一幅巨大的古地图上绘有房屋的地方。

阿南孤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准备下午到学校去念书，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只有那里的校园、图书馆、草坪可以隐藏他的身影。他不喜欢跟母亲单处，当他面对母亲时他感到母亲的沮丧心理会使四周更加沉闷。

学校坐落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位置，也就是鸣城一中，鸣城是一座丘陵城市，阿南曾经单独步行到郊外的丘陵之中去，他喜欢在丘陵的褐红色山岗上追赶野兔，尽管他从未追到一只兔子。

阿南来到学校时碰到了同班同学李伦，在阳光葱绿地覆盖校园时，李伦将阿南拉到草坪上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美术老师吴鸿自杀了。”阿南抬起头来他看着一只鸟正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吴鸿自杀的消息似乎不是李伦告诉他的，而是那只绿翅膀的小鸟环绕着天空用飞翔的方式告诉他的一个秘诀。李伦说：“吴

鸿死得很惨，他是用姐夫的手枪自杀的，子弹击穿了吴鸿的脑袋，脑液流淌在他的画笔里。很多人跑去看回来都感到头痛脚轻。”阿南一直没有说话，这是他听到的第几桩死亡事件他已经记不清楚了，然而，这个人却是他最熟悉的人，吴鸿是一位英俊的美术老师，他脸上的轮廓显得轻柔优雅，吴鸿的死亡给那天下午的学校笼罩着一层巨大的阴影。

下午恰好是吴鸿的美术课，学生们三五成群对吴鸿的死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吴鸿是为一个女子而自杀的，那位女子曾经做过吴鸿的裸体模特儿，吴鸿爱上了她，而那位身材修长的女子却在一个刮着大风的下午离开了学校，从此便杳无音讯；有些人说吴鸿一直在服用海洛因，他是被这种有毒的东西害死的；还有的人说是吴鸿自杀的头一天强奸了一位幼女等等，他被自己的罪孽纠缠不息，最后去当公安警察的姐夫那里借来了一支手枪，里面装有六发子弹。吴鸿只用一颗子弹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南走出教室，他一直想摆脱这些评判着美术教师吴鸿死亡的场景，现在他懒洋洋地来到学校的足球场上，阿南想到足球场上去，望着天空好好睡一觉。

他喜欢躺在草地上，草地像一片宁静的沙滩，阿南喜欢让自己的头脑与旁边的草幔紧密相连，通向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现在阿南来到学校的草坪，他刚走入草地就看见歌手唐旭也在草地上，唐旭跟另一个男人在一块，他们的手好像在相互触摸。阿南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在草地上伫立了很久，很想让唐旭回转身认出他来，然而，歌手唐旭好像沉浸在一种无法让人诉诸文字的气氛中，唐旭紧闭着双眼，他对面的小伙子长得漂亮英俊，他们彼此都在窃窃私语。阿南觉得应该叫唤一声那位歌手的名字，他的声音发出来后，唐旭迅速地回过头来，他的两手在空中摊开，似乎想在这个充斥着春意的下午对他面前的阿南说些什么。

那位漂亮小伙子对阿南点点头就走了。阿南发现唐旭的面孔目送着小伙子消失在草地之外后有些沮丧，他对阿南笑说：“你那天晚上救了我，我是不是喝得很多？”阿南说：“你醉得很厉害，你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唐旭说：“有些事情你不知道。”阿南说：“我看过你的演唱会。”唐旭说：“喜欢我的歌吗？”阿南点点头。

唐旭说：“你可以经常到我那里去，我有一支乐队叫‘欢乐’。我们最近正在排练，过不久准备到外省演出去。”阿南说：“‘欢乐’乐队，为什么叫‘欢乐’？”唐旭看着阿南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欢乐的重要。”阿南说：“你有我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唐旭说：“我在唱歌，我像你这么大时候就开始了唱歌。”阿南没有说话，唐旭躺在草地上，阿南久久地注视着前方，草地之外是一片小树林，微风从小树林中吹拂而来。就是这个下午决定了歌手阿南的命运，就是这个下午当一阵春风从小树林中吹来时，阿南的躯体中好像有巨大的泉水在流动。多年以后当歌手阿南的摇滚歌曲风靡整座鸣城时，他曾经重新踏上这片草地，“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第一次演唱的摇滚歌曲是一首题为《谁人》的歌曲。

那系上缰绳的马，是谁人的马
是谁人的车轮碾过来，谁人在此处哭我
是谁人的镜子映照我的脸，是谁人在碰我
谁人的手伸过来，抓走我的鸟
是谁人半夜敲我的门，惊走我的老鼠
啊，谁人的马鸣，谁人的子弹
啊，是我自己不断的叫吼，不断的杀死自己

一个老在抱怨的狂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是想着
杀死自己。

——摘自美国超级歌星科贝恩的自语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粉红色的罍粟.....	(1)
1. 淹死的歌手	(1)
2. 横断山脉中的瘟疫	(7)
3. 玫的身世及闹鬼的房屋	(12)
4. 婚姻在扇面中张开	(17)
5. 海边的故事	(21)
6. 寻找鼓手	(25)
7. 十首摇滚歌曲的写作时期	(28)
第二章 改变	(37)
1. 迷惘	(37)
2. 鸣城的“秘密乐队”	(45)
3. 舞台上的歌手	(49)
4. 嘴唇上的谜	(53)
5. 被撕碎的粉红色扇面	(57)
6. 琉璃瓦房屋中的女人	(61)
7. 鸣城的网	(65)
8. 爱情的秘密	(70)
9. 摇滚歌曲十首的秘密	(72)
第三章 循环游戏	(80)
1. 阳光小区的花园洋房	(80)
2. 珍珍少女的到来	(84)
3. 池塘中的乡村少女珍珍	(88)
4. 罪的劫运	(93)

5. 珍珍失踪	(97)
6. 女孩及新西盆地荒原	(101)
7. 出走的女孩雷	(105)
8. 在新西盆地小城的街道上	(110)
9. 雷的爱情	(114)
10. 逃跑	(118)
第四章 在谜语之上	(121)
1. 水浪的叙述	(121)
2. 在烟雾中穿来穿去	(126)
3. 谜语中危险的辛酸	(130)
4. 通往疯人院的路上	(134)
5. 好香,好香,好香	(138)
6. 相遇主唱手陶池	(140)
7. 新摇滚歌曲十首	(142)
8. 主歌手阿南与陶池	(150)
9. 玫的出现和徐非的灾难	(154)
10. 啊,金色的摇滚	(161)
第五章 败北的时光	(168)
1. 失败的火焰	(168)
2. 新西盆地荒原上的交媾	(172)
3. 变化	(177)
4. 迷惘的冬天	(182)
5. 罂粟	(183)
6. 冰冷的冬天和死去的女孩	(189)
7. 离婚	(193)
8. 背弃的快乐	(197)
9. 邪恶与纯洁的延续	(201)

10. 在母亲的身边	(205)
第六章 解谜的事件	(210)
1. 歌手在挣脱	(210)
2. 刀刃与爱情	(215)
3. 寻找一个人的柔弱之乡	(219)
4. 穿过古老的郊区	(224)
5. 苏修留下的信	(228)
6. 南太桥畔的卖艺兄弟	(231)
7. “秘密乐队”的再次诞生	(234)
8. 死亡金属的憧憬	(241)
第七章 粉红色的安息日	(245)
1. 献给安息日的十首摇滚歌曲	(245)
2. 有力的背弃者	(255)
3. 在婚礼中昏迷的苏修	(259)
4. 在微暗的火光中跳舞	(262)
5. 女记者的死亡	(265)
6. 刀锋上的秘密	(270)
7. 一只钟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276)
8. 舞台上的安息日	(281)

第一章 粉红色的罂粟

1. 淹死的歌手

唐旭被水淹死的那天夜里，阿南正在翻阅一本小型词典，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下面的文字上：“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白粉，叶长圆形，边缘有缺刻，花红色、粉色或白色，果实球形。果实未成熟时划破表皮，流出汁液，用来制取鸦片。果壳可入药，有镇痛、镇静和止泻作用。花供观赏。”这是关于罂粟的解释方式。罂粟在阿南的胃道里穿巡，他吞咽着这种草本植物时眼前经常飘拂着唐旭叙述的故乡景象，歌手唐旭的故乡就在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丛中——那是最热的南方。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罂粟与唐旭，就像面对一种粉红色的罂粟花瓣。

罂粟是歌手唐旭接受的最早的一种花朵，这种带有强烈气息的花朵刺激着他的胃与心脏，他曾经告诉过阿南：“我需要它，我需要它。”当时阿南将他绑在柱子上，唐旭的目光弥漫着纵横交错的渴望，他乞求阿南放开他，那是一个漫长的秋天，朦胧的晨曦正在缓慢地来临，阿南老是听见歌手唐旭多年以前的那句话。我要渴

死了，我要渴死了。阿南解开了捆绑歌手的带子，这个朦胧的秋天早晨，阿南困极了，他似乎走进了唐旭为他讲述的无边无际的罌粟之中，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躁，一种来自罌粟的香气刺激着他的喉咙，他抬起头来，唐旭正站在窗口的晨曦之中用手抓紧一片白色的粉末，他的身影似乎倾斜在那层层粉末的地方，阿南来到窗口，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窗台上的粉末，一种无法驱散的罌粟的香气再次向他袭来，他靠近唐旭，靠近了一种颤栗的亲密关系，唐旭分给他一些粉末并对他说：“咽下去，咽下去。”唐旭的声音就像从布满血管的皮肤下面发出来的，使阿南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紧张。

罌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到达了阿南的手中，他听从唐旭的话：“咽下去，咽下去。”罌粟的层层香气伴随着这声音进入阿南的身底深处，进入前臂、手背、胫骨和脚上；进入了胸部和腹部之中，现在他感到下腹的生殖器隐隐作痛，托着生殖器的睾丸阴囊鼓胀，他看见生殖器正在向前伸出。罌粟就是这样来到了阿南的身体之处，从唐旭故乡的那片无边无际的罌粟开始，从每一朵有毒而灿烂夺目的花朵开始，罌粟建立起一种被禁止的天地，那是他心中的乐土，罌粟此刻簇拥着罌粟，它们之中的每一缕香气开始渗入阿南的视野，渗入他日后经历的每一个女子的皮肤，那质地细腻的皮肤深处覆盖着层层层的罌粟花瓣，那些花瓣通过他的血管在四肢中奔流；罌粟还进入了他的歌曲和声音里，在沉沉的黑夜里，他觉得每一首歌曲经过他的双唇唱出来，就是一首逃离的歌曲，逃离父亲和母亲的婚姻，逃离琼身体中的陷阱，琼在呼叫他的时候，他就尽快地逃离。

现在他合上了词典，鼓手徐利来告诉他一个不能相信的事实：歌手唐旭淹死在护城河里。他觉得头脑在爆炸，他才有18岁，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令他昏眩的事实。

时间就在此刻停留，停留在唐旭淹死后那条堤岸边。

时间停留在唐旭被淹死的事实之中，只是一瞬间的变化。昨天夜里唐旭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他的声音和摇滚舞蹈把演唱厅搅得天昏地暗，观众们将鲜花从空中抛向演唱厅，唐旭成了摇滚音乐朋友们的偶像。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唱会，然而，阿南感到唐旭的目光正狂热地撞击着台下的观众，当他将双眼闭上时，阿南感到歌手的身体在从一种漫长的寂寞中挣扎摆脱出来，摆脱了粉红色四处溢散的罂粟花，摆脱了纠缠于他短暂生命的对同性同伴的热恋。演唱会结束后唐旭突然消失了。阿南与乐队的朋友没有在意，因为对于唐旭来说，他的身影总是伴随着季节、气候而消失。卢梭的《忏悔录》中讲的一样的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窒息，全部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歌手的失踪就像从一个伸展出相应的经网之中穿巡而去，阿南曾经看见歌手在彼此交叉，相互交错的小径中奔走，就像他写的歌词一样：前面有小酒店等着我/里面的老板娘徐娘已老/另一位小姐她的辫子又长又粗/前面的桥梁等着我/老人们在桥梁上散步/衰老的身躯/又老又闷的喉咙/前面的燕子等着我/我手里有一只空酒瓶/里面装着一颗子弹/又冷又硬的撞击着我。

消失对于歌手唐旭就是在另一个地方触及层层的罂粟花瓣，唐旭的吸毒历史由来已久，伴随着流逝的时空，唐旭的身体亢奋地燃烧着，阿南曾经有无数次跟随过唐旭的身影，唐旭是一位严重的同性恋者，这位用忧伤的摇滚歌曲让无数歌迷倾倒的人——在他的身上竟然有着许多罪孽的现象。当阿南看到水中淹死的歌手时，他好像嗅到一层层的有毒的液体变成一群老鹰，它们从遥远的波涛中漂来，一群群老鹰接着在歌手的上空缓缓地盘旋，老鹰的羽毛撒落在淹死的歌手身上，颜色像粉红色的罂粟般灿烂。

歌手令阿南迷惘的是他的死亡是这样悄然无声，阿南望着这